

展望 2015 年的中日关系

高 洪

2015年将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作为国际关系史辉煌的一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得纪念;作为大国关系现实篇章,当美式全球化难以延续,而新全球化秩序尚未建立之时,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开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丝路基金等“中国故事”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话题。就中日关系而言,2015年同样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年份。因为,就在2014年即将结束之时,APEC会上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促进改善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使转入新年份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既延续交锋又力求向好的新趋势。

一、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不懈努力

在中日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钓鱼岛主权争议”是两个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纵观建交42年来的历史,每当日本政治领导人违背了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①的原则精神,触碰历史或钓鱼岛中的一个问题,就会使两国关系产生“政冷经热”的困难局面。而近年日本政治领导人既抱住错误史观肆意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又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味坚持错误立场,就导致两国关系上出现了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障碍。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一方面坚持政治原则立场,另一方面积极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在2014年11月7日与日本达成了旨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

据新华社2014年11月7日报道,国务委员杨洁篪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

(1) 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2) 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

(3) 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4) 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三天后的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这两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双方已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

^① 即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签署的四个文件。分别是1972年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年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及2008年两国发表的《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个政治文件从法律上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

发表四点原则共识,希望日方切实按照共识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强调“历史问题事关 13 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安倍首相也表示,“与习主席的会晤是日中双方向改善关系迈出的第一步,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日本、对世界是重要机遇。日方愿意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此为新的起点,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改善和发展。”

中日两国政府发表“四点原则共识”与两国领导人会见为改善双边关系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中日关系在陷入两年多的政治低谷后,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二、日本政要出尔反尔使问题复杂化

中日两国发表“四点原则共识”,习主席应约会见安倍后,日本最初做出了肯定性的政府官样表态,期待两国关系改善的团体和人士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日本社会上也出现了多种批评声音。《朝日新闻》批评称,“外务省只强调对紧张状态的不同见解,却没有关于日本拥有尖阁列岛主权的说明。”佐藤优在《现代商务》发表文章称,“以四点原则共识为案例,本次首脑会谈隐含着日本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向中国大幅让步的隐患。开了政府事实上在承认存在主权争议的口子。”《产经新闻》更把“没有国旗、冷面相对的首脑会见”视为“日本受到羞辱”。

复杂的舆论环境给日本政府造成一定压力。显然,安倍政府既不肯公开表态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也不会公开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由于与中国领导人会见后,打消了在野党在随后的大选中以“搞坏了邻国关系”作为攻击的理由,安倍回国后立即根据内政需要提前发动了大选,并为选举向国内展示出对华强硬姿态。于是出现了前脚发表“四点原则共识”,后脚就由外相表态否认共识约束力的不良做法,首相也在国会上否认曾以某种方式表态不

再参拜靖国神社。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上午,就在解散国会前两个小时,安倍政府公布了用来回答维新党议员质询的“答辩书”,其中称“关于东海海域近年发生的紧张局势,已经确认了日中双方的见解有所不同,但日本政府关于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引者注)的立场不会改变……日中两国之间必须解决的主权问题是不存在的”。此外,关于四点原则共识中“双方就正视历史、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困难(中文文本为“政治障碍”——引者注)达成一些共识”一项,“答辩书”用分散焦点、泛化主题的手法辩称“这包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在内的中日间所有政治问题”,而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则说“作为政府不应当禁止”。^①为了寻求内政外交上的平衡,2014 年 11 月 25 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又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从未否定两国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②

针对日本方面出尔反尔的态度,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中国对日方有关言论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日双方日前发表的四点原则共识的含义和精神是清楚的。近年来日方无视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执意采取单方面挑衅行动,是导致当前钓鱼岛紧张局势的根源。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同时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和事实,信守承诺,按照原则共识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在钓鱼岛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也及时发出了谴责日本不当言论的批评。^③

三、如何解读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那么,对刚达成的“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到底应当怎样解读?“共识”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定位呢?我们认为,“共识”在为两国领导人会见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对促进中日关系改善有不言自明的积极价值。但同时,“共识”低

① 《日本内阁公然否认中日共识》,《环球时报》2014 年 11 月 22 日。

② 引自日本共同社 2014 年 11 月 25 日报道。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网站。

于明确两国关系的“四个政治文件”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文书,可以说,具有较高的政治、外交信义,是两国政府需要尊重、恪守的相互承诺。尤其是“共识”第三条中关于“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的表述,既符合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更有两国法律保障——经过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中明文规定,“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钓鱼岛主权争端方面有各自不同的原则,通过外交努力将各自原则聚合到一起形成四点共识后,仍会出现各自不同的解释。实事求是地讲,由于立场、原则甚至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中国讲原则,讲公正、正义,而日本则喜欢就事论事)的不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中存在中日文本的细微差异。例如,关于钓鱼岛及东海紧张局势的“不同主张”,日本写作“不同见解”,为自己寻求狡辩余地;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政治障碍”的日文表达成了“政治困难”,甚至连“共识”本身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①

上述“不同表述”尽管属于大前提共识下的“细枝末节”,但也给两国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并使“共识”自产生之初就存在争议。所以,日本海外时事评论人天木直人在博客里称,“日中关系在 APEC 峰会前后的变化,不过是从柔道的‘立技’转为‘寝技’,即转变了格斗的技术方式,对抗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但从大局和长远看,中国方面的解释有助于促使两国关系朝着正确和光明的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再次明确强调了“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因为日本不愿意提及历史,几年来总是想回避前三个政治文件;在于明文写出了有关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中国主张;在于用“政治障碍”这个双方都十分明白特指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专用术语,确定了两国要“正视历史”的基本政治前提。所以,今天我

们有了新的“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就有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起点和基础条件,就为经济、文化、安全领域对话沟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本次原则共识的直接成果是两国就建立东海危机管控机制达成了一致意见。2014年11月2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表示,“四点原则共识是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改善的重要条件,当前重要的是要切实得到遵循。希望日方采取有效措施,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不断积累积极因素。中方敦促日方信守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和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为推动双边关系改善和发展作出努力。”在回答有关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的问题时,耿雁生指出,“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是两国和两国防务部门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有利于避免因误判引发海空意外事件,增进两国防务安全互信。”在回答关于中日东海磋商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提问时,耿雁生表示,“此前经过三轮专家组磋商,双方已就联络机制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并且具备了启动运行的条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工作被迫停滞。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目前中日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推进海上联络机制进行协商……中国公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东海方向侦察预警,严密掌握空中动态,及时查证、处置外国军机抵近侦察等各种情况,组织海空兵力赴相关海空域遂行常态化战备巡逻。一年来,保持了东海方向空中安全稳定,维护了正常飞行秩序。”^②

四、在合作与斗争中发展的两国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向来主张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和稳定。早在2012年5月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高村正彦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就曾表示,“为进一步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要切实管控危机,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尤其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要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

^① 中国方面讲的“共识”是 Consensus,日本则使用“合意”,两者存在语感和书面化意义上的细微差异。

^② 《国防部: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应切实得到遵循》,人民网,2014年11月27日。<http://news.0898.net/n/2014/1127/c228872-23034224.html>.

相对于中国政府“构建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必须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严正立场，日本首相、防卫相在 APEC 峰会前后动作频频，并没有真正与中国“相向而行”。

2014 年 10 月 31 日，安倍晋三首相出席自卫队成立 60 周年纪念的航空兵阅兵式，并在检阅飞行表演后发表题为《积极的和平主义》演讲，鼓励自卫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自卫队”，讲演中他还特别提及自己稍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为 12 万日本阵亡将士石碑献花的“壮举”，勉励自卫队员诸君要“临战忘危，舍身尽责，不负重托”，而明眼人都知道安倍晋三所悼念的“爱国将士”，恰恰是包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山本五十六大将在内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将士。日本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也频频穿梭，在世界各地开展防卫合作双边会谈。2014 年 10 月 16 日会见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顿，10 月 28 日会见芬兰国防部长哈格伦特，11 月 4 日会见西班牙国防部长莫勒内斯，并为之分别签署了《防卫合作交流备忘录》。^①与此同时，日本决定跟从美国抵制中国军事科学院举办“香山论坛”，并抢在 2014 年 11 月 9 日（即我香山会议前两天），在缅甸与东盟召开了由安倍晋三亲自提案，“针对中国海洋扩张”的“10 国国防部长会议”。会议虽然没有公开指名中国，但防卫大臣江渡聪德在会上公开呼吁，“带着东海、南海的问题意识去加强日本与东盟防务合作极为必要。今后要积极推进各方在防卫装备、技术等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剑指中国的意向十分明显。

而且，就在中日两国政府发表“四点原则共识”的第二天，日本派出三万零七百多名海陆空自卫队员与美军举行空前规模的联合演习。这场共计四万人参加为期十二天的两栖作战演习，由综合幕僚长河野克俊与驻日美军司令萨尔瓦托雷·安赫莱利亚

共同指挥，演习覆盖了九州以东海域、日本海训练空域的广阔海空领域，演习项目囊括了海上、陆地、空中的单独作战，以及两栖作战与综合后方补给训练，期间还特别在奄美诸岛演练了夺取离岛科目，其目的的指向性昭然若揭。^②美军与自卫队间的演习可以追溯到冷战后期的 1986 年，但进入新世纪后不仅规模逐渐扩大，次数越来越多，日本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号称“2014 年第 12 次军演”（统计包括沙盘指挥演练与实兵演练两种情况）的两位司令分别由自卫队海军将军和美军空军中将来指挥，暗示日本将东海作为军事对抗的强烈意图。

就总体而言，由于中日间大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日关系短期内很难真正好起来。不过，对当时经济形势下滑、内政压力增大的安倍政府来讲，在对华外交上确有适度缓解矛盾、小心趋利避害的客观需要。在此之后，韩国媒体曾预言安倍大选后会“闪电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主要来自对安倍错误史观的分析判断。在钓鱼岛及东海斗争方面，出现了围绕危机管控开始对话与双方各自加大海上斗争力量投入的复杂局面。随着日本 2014 年 12 月 14 日众院选举的最终揭晓，安倍倚仗其经济政策的优势，使自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大选结束后自民党、公明党确认继续联合执政。因此可以说“蜕皮后钻出来的还是原来那条蛇”，我们仍然要面对安倍政权来处理中日关系。

简言之，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中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应约短暂会见安倍，为两国关系的调整注入了新的要素，2015 年的中日关系仍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意识，在寻求合作与展开斗争中不断克服困难，艰难前行。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① [日]《防卫大臣与澳国防部长举行会谈》，《海上自卫队新闻》2014 年 10 月 24 日。《连续举行国防部长会谈》，《海上自卫队新闻》2014 年 11 月 7 日。

② [日]《日美综合演习开始》，《海上自卫队新闻》2014 年 11 月 14 日。